

格尔木野生黑枸杞之劫

02·看台

周日
读本

东南商报

2015年9月6日 星期日
编辑：王顺富 组版：车时超

黑枸杞，生长于青海格尔木大草原上的野生植物。这种草原防风固沙的重要植被，在今年8月，成了外地淘金者的摇钱树。

从8月10日至今，超过5000人的各地抢摘者，洗劫了草原上超过300万亩草场。当地牧民制止无效，看守的承包商人员亦被人持刀扎伤。

暴力的背后，是黑枸杞近年来疯涨的身价。

而这种群体掠夺，也为格尔木草原带来了浩劫：一亩地的草场，就能见到上百个沙坑，昔日绿色草原难以再现。

当地出动的20多辆警车，面对数千名入侵者也显得束手无策，截至8月28日，仅控制了22名抢摘者。

而法规条文和当地具体执行难以对接，也给草原保护“盖上了一层沙”。



现场收购黑枸杞

数千人掠夺草场



格尔木草原黑枸杞

2015年8月26日，刚过五更，还在夜色中的格尔木就被车灯照亮。

一辆辆摩托车闪烁着车灯，穿街走巷，往河西转盘处的方向汇拢。转盘处聚集了超过500辆摩托车，刺耳的马达声开始传向交通巷——通往清水河草原的必经道路。

阿布看见了摩托车队，他感觉事态在急剧恶化，“草原要完了。”

阿布老家的阿拉尔草场是8月21日被“入侵”的。当天早上六点，草场入口的简易棚房里，看守草原的老周被轰隆隆的声音惊醒。出门一看，门外三十多辆摩托车，后面还跟着七八辆面包车。“来了有300多人。”

老周被吓坏了。

第二天，掠夺者卷土重来，“这次更恐怖，来了两千人。”老周说。

当晚，老周连夜挖了一条一米多深的“护城河”，试图拦住摩托车队。而23日六点，黑压压的人头又朝草场涌来，带头的人指着老周说，“谁让你们挖断的，信不信把草原给你踏平。”

抢摘者卸掉了老周的门板和晾晒枸杞的砧子，垫在“护城河”上，“三千大军”踏着门板涌入。当天，阿拉尔牧场近两万亩草场的黑枸杞被洗劫。

掠夺一直持续到29日。

记者看见，采摘者右手提塑料桶，左手提一尺多长的铁夹子，肆意踩踏草木，寻找黑枸杞，看到果实多的植株，就把塑料桶放在下面，用铁夹子用力敲打植株，果实连同枝叶簌簌落在桶里。半分钟不到，一株黑枸杞变成光杆。

抢摘者少则三十人，多可达三千人，他们早上六点进入草场，约下午两点退出。一片万亩草场，五百人的采摘队伍8个小时就可以洗劫一空。

被掠过的草场，到处是采摘者留下的塑料瓶，白色塑料袋挂在柳树梢头。

阿布掰着手指头算，这是抢摘者“入侵”格尔木草原的第16天。

“软黄金”的诱惑

阿布的牧村阿拉尔草场，正处在生长黑枸杞的核心区。今年，到了黑枸杞成熟的季节，在内蒙古工作的阿布请假回家，看守草原。

“4年了，每到黑枸杞成熟，我们的草原就面临一场浩劫。”阿布说，前几年，整个格尔木草原的抢摘者加起来也就三四百人，在各个草原流窜，寻机进草场偷摘。他会一边吆喝抢摘者离开，一边捡他们留下的垃圾。

可今年，面对几千人的队伍，他独木难支。

在众多抢摘者看来，他们是在淘金，草原上的野生黑枸杞，被称为“软黄金”。

在格尔木周边草原，野生黑枸杞生长面积保守估计在16万亩左右，涉及草场面积约300万亩。

黑枸杞，豆粒般大的紫黑色浆果，植株低矮，满身针叶，成熟期在每年八九月份。主要生长在青海、甘肃、新疆等地，产地格尔木尤其出名。藏医中，此物用于治疗心热病、心脏病、降低胆固醇，又具有增强免疫力等功效。

2008年后，黑枸杞被发现花青素超过蓝莓，被市场热炒，价值倍增。黑枸杞干果从四年前的140元每公斤，增长到现在的近500元每公斤。

格尔木一个叫“金三角”的地方，是黑枸杞交易市场，一个特产店里，黑枸杞零售分为四等，每公斤最低的1200元，最高的4400元。

店主马金龙说，有一个老板联系他，要5吨，“格尔木所有

的黑枸杞加起来也没有5吨啊，需求这么大，价格越来越高。”

几千人的掠夺队伍里，来自青海、甘肃、河南、四川、山东等省份的人员居多，他们中很多人是受雇佣的，三四十人一组，来到格尔木，租房子或寄居在亲戚家。

“每天采两公斤，就是三百多元。”一位来自化隆的男子，觉得这个活儿和在家种地根本没法比。

但阿布说，“草原是我们牧民的命。”

“草原”与“钱”的谈判

“你们干什么，不要摘了，快出去！”8月29日上午，在自己的草场上，阿布站在抢摘者当中，喊得脖子露出了青筋。

他身边一个瘦高的男子，抬头看了一眼，继续俯身用木棍敲打植株。

阿布上前阻拦，瘦高男子起身，笑着拍拍阿布的肩，“我一声令下，这里七百多人，马上就会离开。”

瘦高男子说，他是这里的“带头大哥”，他想和阿布谈判。

“你们这样践踏草场，破坏植被，还乱扔垃圾，我的羊吃了就会死掉，我还怎么放羊？”

“告诉你，我以前也是牧民，后来草原也被破坏，我为了生活，只能这样。”

“既然你也是牧民，应该理解我啊，我想保住自己的草原。”

“现实点好不好，现在这么多人，你守不住的，我们合作？”

“怎么合作？”

“我的人过来采枸杞，每进来一个人采，一天给你一百块。”

“我不要什么钱，我只要草原。”

“你要是个聪明人，就该明白，进来1000人，你就能收入10万元。一天挣10万啊。”

“我没兴趣，我就想保护我的草原。”

“现在，格尔木有超过五千人采摘，你连你的帐篷都守不住，怎么保护自己的草原？最后枸杞没了，钱也没了，你两手空空。”

“不管你们多少人，我就要草原，你们把我打死吧。”

“挣钱最现实。你傻啊，你想不让人践踏你的草原，除非你拔掉黑枸杞。”

“我想了，拦不住你们，我明年就把我的草场推平，把黑枸杞全部拔掉，法律责任我来承担。”

这不是阿布的气话。8月24日，阿布和一些牧民到市政府说明情况，阿布向一位副市长说了“拔掉枸杞，让草原恢复安静”的想法。

这位副市长告诉阿布，“不行，这是违法的，黑枸杞是格尔木草原珍贵的资源。”

保护者还是牟利者？

“带头大哥”说得没错：牧民们确实无力保护自己的草原。阿拉尔村村主任介绍，“一个牧民村30户人家，一户才三四口人，却拥有60多万亩草场。根本管理不过来。”

一位牧民说，开始他们报警，但公安局回复“（采摘的）人太多，警力不够。”“比如今年，五千人涌入草原，300多万亩，出动了20辆警车，完全不管用。”

从去年开始，很多牧民把希望寄托在另一群人身上——有人想承包他们的草场。

渔水河村村主任曾经的想法是，“承包商租赁了草场，里面的资源都是他们的，他们就不会让外人进入，他们有序采摘，就可以保护草原。”

去年10月起，牧民们陆续把草场枸杞采摘权承包给商人，条件是：他们有黑枸杞的采摘权，要保护好草场不被破坏。

以渔水河村为例：拥有80万亩草场，27户牧民，其中17户把草场承包了出去，“剩下10户没承包，是因为地里没有黑枸杞。”阿拉尔村有60多万亩草场，承包出去的超过20万亩。

一位承包商出示了一份《草原野生黑枸杞地租赁合同》，合同有一条规定，“租用方必须做好租赁范围内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水质资源的保护。”

牧民们表示，“承包只是为了保护草场，不是为了收钱。”一份《租赁合同》上可见，2万亩草场，一年的承包费仅为1万元。

一位承包商也承认，“我租的一万多亩草场，第一年免

租金。”

“我们是保护草原的，只是适当地获得一点个人利益。”承包商道尔吉口中的“适当”，是比较惊人的。

承包商陈强（化名）算过一笔账，他承包的1万亩草场中，黑枸杞有两千亩，每亩可产20公斤。按今年市价，除掉草场围栏、灌溉、人力成本100万元，可盈利超过500万元。

承包商们在草原周围拉铁丝网、挖深沟，还雇佣人员看管。陈强配了5辆车用来巡逻。

后来有牧民发现，“承包商名义上是保护草原，实际上只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。”

这位牧民说，挖深沟本身就是破坏草场，另外很多承包商会给黑枸杞施肥，喷农药。“施肥会造成草场板结，喷农药会杀掉草原的昆虫和动物，这破坏了草原的生态链。”

最令牧民们气愤的是，有些承包商为了增加黑枸杞密度，居然把草场的其他植被全部清理，只留下黑枸杞。

在金鱼湖，一些草场已经变成了耕地，里面被过滤得只有黑枸杞一种植物。

失控的草原管理

被采摘者用尖刀扎伤的王元君，这两天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“这片草场和上面的黑枸杞，究竟该属于谁。”

“草原的黑枸杞是天生的，不是你的。”受伤之前，抢摘者向他抛出了这样的话。

“草原的野生资源属于国家所有，野生的黑枸杞也属于草原野生资源。”格尔木市草原工作站的官员冶金孝说。

在格尔木草原牧民持有的《青海省草原承包经营权证》上，承包草原用途为“从事畜牧业生产”。牧民只拥有草原的使用权，对草原上的资源并不具有拥有权。

现实情况是，没有野生黑枸杞资源拥有权的牧民，把它的采摘权“承包”给别人了。

记者发现，一份2013年格尔木市政府出台的《格尔木市野生黑枸杞采摘管理暂行办法》中规定，对黑枸杞可以“适度采摘”，但是“采用采摘证管理办法，申请采摘证书的须提供草原承包经营者和使用者才有权申请。”

而根据青海省2012年出台的《青海省草原承包经营权流转办法》，承包商也不符合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条件。

就是说，承包商不属于承包经营者，也不属于使用者，不符合采摘黑枸杞的条件。

“最初，政府是不允许（我们）承包的，但后来发现越来越多的野生黑枸杞被盗窃，留下很多坑洞，严重破坏了草原生态，就默认了承包行为。”承包商周正说。

格尔木市林业局一位工作人员也证实，“直到现在，上面也没有明确说承包黑枸杞草原是合法合规的。”

让部分牧民气愤的是，既没有法律法规支持这种承包行为，又没有政府部门出来监督、管理。“规定成了一纸空文。”

对于数千人掠夺大军的抢摘行为，当地政府部门调动了力量，但收效甚微。从8月中旬开始，格尔木市林业局、森林公安、（涉及的）乡镇派出所、农牧局、镇政府都参与“劝退”抢摘者，“但根本没效果”。

8月27日，格尔木市公安局出动20多辆警车巡逻，制止抢摘队伍。据格尔木市政府网站公布，截至8月28日，已经控制22名抢摘者，拘留3人。

多部门联合行动，也没有震慑到抢摘大军。参与行动的一位政府工作人员说，8月26日，为堵截抢摘者，包括公安在内的400多名执法人员在一路口设置了关卡。而抢摘者们开着500多辆摩托车，分两拨冲击关卡。

综合《新京报》《京华时报》



格尔木草原金鱼湖草场，抢摘者和草原看守者发生冲突，抢摘者的摩托车被砸毁。